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四十五回 梁啟文定身路口 濟顛僧庵內試心

話說濟公正在向陳瑜慶要銀子，忽從東面來了一人。大眾一瞧，只見來人頭戴九梁冠，身披寶藍道袍，腰繫黃絲絛，白襪雲鞋；身長八尺，面賽鐵鍋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目，海下一部鋼須，根根見肉。見了濟公，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，並不打話，拉刀直取濟公。濟公把身一閃，那刀就劈了一個空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柳玄清的師弟梁啟文。他本住溫州府永嘉縣金雞峰逍遙道院，同柳玄清最稱莫逆。自從柳玄清入伏小西天，就寫信給他，叫他前來幫著狄元紹。他得著信，即時收拾行李，囑咐道童看守觀門，自己趁著糧船，從海道到玉山。一上小西天，就知柳玄清被濟顛和尚徒弟楊明等所害。他心中一怒，立刻下山，見著和尚就殺。一路行來，已經被他殺了好幾個，也算和尚遭了一個大劫。今日他由東市梢經過，見許多人圍繞著一個窮和尚、一個俗家，他心想：吾自小西天下來，就立下一個誓，要殺盡天下和尚，為吾師兄報仇，今天既有和尚在吾眼前，不論窮富，一刀兩斷。想定主意，這才拉刀過來。他不過看濟公是個乞丐和尚，把他一刀，就好斷送他的性命，那知一刀過去，濟公輕輕一閃，就劈了一個空。菊天華、菊文龍在酒店裡坐著，見濟公向素不認識的人討賬，准知又是冤人家，正要出來勸和，忽見道士跑來要殺和尚。他父子一著力，就躡出來，一個拉出寶劍，一個擎起拐杖，就要幫著濟公，給道士動手。這道士比不得柳玄清等有妖術的，不過會使幾路刀槍，方向膂力大些罷了，見有人幫助，自己准知道敵不過人家，忙縮住了手，一回頭撒腿就跑。濟公見他逃走，嚷道：「毛道，逃到那裡去？」道士頭也不回，一直往東。將要轉彎，濟公把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：「唵嘛呢叭迷吽！」那道士應聲住步，兩隻腳猶如釘在泥中一般，不能動轉。濟公又遠遠指了一指道：「結吾在此立兩晝夜，待吾把事情辦完，再來發付你。」那道士果然極肯聽話，正正的立了兩晝夜。濟公說完，回頭又向陳員外付銀子。

陳員外見他把道士定住，心中□分奇異，知道濟公是個有來歷的和尚，忙說道：「大師傅，要銀子盡有，只是吾身上沒帶，請屈駕到寒舍一坐，要多少就是多少，決不違命。」濟公道：「去去，就進去坐坐也無妨。」又對菊氏父子道：「你們一同去罷。」於是陳員外頭前引導，濟公第二，菊天華第三，菊文龍第四，魚貫而入，直到堂上。濟公抬頭一望，見屋後一股怨氣直沖牛斗，就嚷道：「這裡有冤氣氣味，吾鼻子那耐不得，要嘔了。」菊天華道：「人家好好的屋子，那裡來的冤氣？師傅又要胡鬧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吾這鼻子從無虛錯，這個氣味，是人家吃了冤枉沒處伸訴，要尋死的氣味。你如不信，一問主人便知端的。」陳員外一聞此言，大驚道：「師傅怎麼會聞出有人尋死的氣味來？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吾這鼻子的利害哩！五百里路裡，一切怨恨悲痛的氣都聞得出，何況近在咫尺！吾不但聞得出冤枉的氣味，而且還聞出他吃冤枉的緣故來。」說還未了，只見屏風後有個女人，露出半面，往外一張。濟公就嚷道：「這是黑心人！這是黑心人！」陳員外回頭一瞧，見是自己新娶的愛妾。說道：「大師傅，莫要冤人家。這是在下的小妾，極其賢惠，自從進門之後，並沒一些差錯，你莫要冤苦了人家。」菊天華在旁聽不過，也說道：「濟師傅，這是人家的姨奶奶，莫打哈哈。」濟公並不回答，一回頭對陳員外道：「吾方才在酒舖子吃酒，還沒過癮，瞧見了你，要緊向你討債，就不吃了，此時癮得急，快給吾備酒罷。」陳員外不敢不依，就吩咐廚房備酒。又問道：「大師傅吃葷還是吃素？」濟公道：「吃葷吃素！非但吃葷，而且還最喜歡吃狗肉，你有現成的，就給吾弄些來吃吃。」那員外道：「吾這裡素不吃牛肉狗肉，大師傅要別的盡有。」濟公道：「既沒狗肉，就是罷。」

須臾擺上酒席，送上四壺酒來，惟濟公面前的那把酒壺用紅繩結著。濟公揭起壺蓋一瞧，回頭問員外道：「你今天是好意請吾，還是歹意？」陳員外道：「吾特意請大師傅喝酒，怎麼說吾是歹意？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既是好意請吾，怎麼酒中攔著耗子藥？」原來這位陳員外，家裡頗有家私。去年因花燭沈氏故世，他就在煙花院中娶了一個姨太太，名叫周蓮香，頗有幾分姿色。陳員外愛如掌上之珠，家事一切，都交給他管著。家中長幼大小上下，沒一個不怕他，拍他馬屁的。惟有次媳王氏，他本是詩禮人家，性情高潔，不肯趨奉他。他一怒，就想借事害死王氏，每在被窩中數說王氏的不好。那知陳員外耳朵極硬，見王氏平日為人穩重賢惠，且又是讀書人家出身，心中□分敬重，不肯聽小老婆說話。周蓮香一想：吾一個人也害不了，那能壓服眾人？一計不成，再尋一計，必要把他害死，方泄吾心中之氣。剛正陳員外請了一位本地秀才王楚江，來家教授三個孫子。那王楚江生得極其俊秀，年紀又輕。開館的日子，陳員外備了豐盛的酒席，請他在書房吃酒。周蓮香來到窗外一瞧，見他頭戴寶藍緞文生巾，身披寶藍綢文生米氈，內襯粉紅領袖，腰繫鵝黃絲絛，白襪雲鞋；身長六尺，面如美玉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出落得天然俊俏。心中想道：「吾在煙花院中，老的少的、美的醜的都接過，從沒碰見這樣俊品人物。這個人若得同他做了夫妻，比這個老奴才，須似鋼針，觸著面皮疼痛難忍，要勝過萬倍。」從此，這個心全用在王楚江身上，背地裡送酒送菜，半夜裡又差心腹婢女送點心。王楚江也是少年喜色的人，心猿意馬，本來捉獲不定，忽然得著這等好機緣，那得不動心？日積月累，就成了一對野鴛鴦。

王氏見他常常賣弄風姿，已疑心他不是正派；又見時時窺使潛到書房中，更加上疑心，時刻防察。蓮香一想：這件事倘然被他察出，決定性命不保，不如先下手為強，把他陷害。給王楚江一商量，立時得了主意，趁王氏不在房中，就跑去把他手帕、繡鞋、手鐲偷出來，背地放在家人王升的箱子裡。當夜就對員外說道：「次媳王氏，這賤人真了不得！吾方才在廚房，見他同王升眉來眼去，唧唧私語，吾到門房一伺察，見王升正在那裡拿著繡鞋玩弄。這樣賤人留在家中，將來禍水不小。」陳員外素來敬重王氏，半信不信。到了明天，就借事把王升支使開，同蓮香到他箱中一搜查，果然有王氏的手鐲、繡鞋、手帕。陳員外頓時變色、勃然大怒，就要把兩個人活活處死。蓮香自想道：吾本來只要害王氏，王升給吾沒冤仇，今若連同一並打在一網，豈不罪過？就勸道：「員外別動怒，這些都是王氏這賤人一個人乾出來的，若沒這賤人勾引，王昇天膽也不敢。況且俗語說得好：『女想男，隔重衣；男想女，隔重山。』王升即使不正經，單相思也沒用的。若把兩個人一齊處死，非但外面張揚不好聽，就是王升也未免有些冤枉。吾看還是先把王升好好開發，只算沒這件事，待他去了，然後咨照王氏家屬來，等他自己處死，一則你吾好不擔責任，二則外面也不致於張揚，豈不兩全其美！」陳員外此時已氣的發昏，那有主意？就聽了他說話，立刻差人去尋王升來，打發他走路。王升茫然不知緣故，主人叫走，那敢怠慢，只得卷著鋪蓋，挑著行李回家，另尋吃飯去處。

此時早有人報知王氏，王氏一聽，如站萬丈高山失足跌下。自己一想：吾這東西那裡會走到王升房去？必是蓮香陷害；但事已如此，說也說不明白，還是一死相拼乾淨。主意想定，把房門閉上，哭哭啼啼想解帶上吊。蓮香聽了這個信息，恐怕死沒見證，就叫員外自己到王氏家，請他爺爺來；又怕員外一個人去吃他的虧，所以帶五六個家丁。不料員外剛一出自家大門，就叫濟公纏住。員外一想：這是耽不起時候的。就叫一個能乾的家丁帶去，自己陪著濟公回家。蓮香聽說員外回來，不知道是何緣故？忙趕緊出來，走至屏風後，聽外面人聲嘈雜，正擬往外瞧瞧是什麼人，焉知濟公一見，就嚷他黑心人。他心中即大怒，又不好出來同和尚口角，只得悻悻退到裡面。後來又聽說員外叫排酒請和尚，他就狠心腸想把和尚毒死。就跑到自己房中，把剩下的耗子藥，背人傾入壺中，尋了一個紅繩，縛在壺蓋頂上，囑咐家人道：「這酒是和尚喝的。」家人不知其故，就把這壺酒放在濟公面前，他自己就出來，站在屏後，看和尚吃不吃。焉知和尚一揚手一瞧，就嚷有耗子藥。員外一爭論，濟公就把這壺酒給員外滿滿斟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員外，你說沒有耗子藥，你自己吃罷。」員外那裡知道真有毒，拿起杯來就要吃。蓮香在屏後看得親切，一著急，疾忙趕至堂中，從員外手中奪來，甩在地上，回身就走。濟公哈哈笑道：「吾和尚與他並無仇怨，怎麼要毒害吾？」陳員外羞得滿面通紅，進去埋怨不題。

話說濟公同著菊氏父子、陳員外一共四人，開懷暢飲，直吃到魚更二躍，方才停止。濟公就對陳員外道：「吾們三人外面有事，去去就來，你就在此等等，吾少頃還有話說哩。」陳員外點頭答應。濟公這才拉著菊天華、菊文龍，出了大門，一直奔妙蓮庵來。菊天華不解其意，問濟公道：「大師傅拉吾們到此何意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吾出家人以慈悲為本，無論什麼事，總要給人家拉

湊攏來，何況這婚姻大事！日間吾聽你兒子的語氣，不是不要李彩秋，不過因他給妖怪迷惑，疑他心不正派，所以吾就給他換變形貌，此刻正好去試試他的心。如果他不正派，自然不必再題；如其正經，那時再要推托，吾和尚斷斷不依的。」說畢，早已來至廟門外，見雙扉緊閉，雞犬無聲，濟公就附著文龍耳邊說了幾句，文龍點頭稱是。濟公自己一回頭，見路旁立著一株枯樹，他就折了一枝丫枝，口念六字真言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喝聲：「敕令！」頓時就變成明晃晃的單刀。於是濟公在前，文龍次之，菊天華在後，跳上牆頭，躡房越脊，直到後房。

那妙蓮庵是南向五開間三進，濟公知道李彩秋同著老尼在後面配房居住，所以逕奔這裡來。其時李彩秋見天色尚早，尚未睡覺，正同老尼妙修談日間的事。菊文龍一翻身，使了個倒捲珠簾式，把兩腳鉤著屋簷，垂頭下瞧，見李彩秋坐在靠東炕沿上，解去發髻，穿一件舊綢襖，裙子也鬆了，已是將睡的景象；老尼坐在旁邊椅上，陪著閒談。濟公在屋上念動真言，搖身一變，忽然變了一個俊俏書生，頭戴文生公子巾，身穿繡花文生氅，面如冠玉，齒白唇紅，一回頭悄悄對菊天華道：「你還認識吾嗎？」菊天華搖搖頭，濟公嗤的一笑。那知笑聲太大，下面李彩秋覺察屋上有人，疾忙拉著寶劍、要出屋動手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